

庫文作創

遠兄果

吾健李

行發店書活生海上

序

在中國，寫的無論好壞，戲是一宗賠本生意。先不說難得書店印行（所以我更要感謝生活書店）。沒有舞臺上演，沒有名家導演，沒有演員扮演，而且更壞的是，沒有觀眾領受。我這話冤枉好些從事戲劇運動的志士，然而考慮一下現時的成效，我相信，大家會原諒我的失禮，如果不是牢騷。

但是我依舊寫我的戲，在一種相當的寂寞裏。

這需要勇氣，一種純而又純的精神作用，因為，說實話，物質的

酬庸等於空之又空，零而又零。好些人喊了一陣子，而且喊了好些年，偶而得到一時的熱鬧，好像水上的浮泡，立即化於無痕。有的灰了心，扔下自相期許的工作，看也不看地走了開；有的還終始不渝，孤掌難鳴地鳴着。在這些紙上談兵的英雄——不是英雄，是什麼？——之外，有一個人永久獻上，於沉默中獻上他的敬愛。我的意思是指自己。從他們的光榮的成敗，我借來不少的勇氣，做自己的勇氣。

這兩齣戲——梁允達與村長之家——即是我近年所能盡的微力的一種佐證。

優劣不必計較，只這一顆寂寞的心，總該值得同路人的收受。那怕再也不會上臺，只要有一位讀者覺得戲好玩，作者全感到非常的榮

目次

梁允達……………一

村長之家……………二七

梁 允 達
(三幕劇)

劇中人物：

梁允達 年近五十。

四喜 前者子，年二十餘。

梁趙氏 四喜妻。

老張 梁家夥計。

張爹 前者父，年六十餘。

劉狗 年近五十。

蔡仁山 年三十餘。

時代：

現時。

地址：

華北某村。

時間：

第一幕 冬季某日，黃昏。

第二幕 次日，晨。

第三幕 又次日，黃昏。

第一幕

景：空地一塊，向左走出是車門，是巷，是路；向右是二門，進去是內院。後面十牆下面，放着一輛大車，前朝天，後着地，斜向車門。前面左方放着一架碾，倒像一個石礮子，說實話，常常有人往上交。

第一場

梁允達

（自外匆匆上）

梁

（一壁張望，一壁喊。）

四喜！老張！（站住。）怎麼，全死了嗎？家裏連

人也沒有，難不個個害了瘋症？我到廟上不過半晌午！走的時候還囑咐了來！車還在露天地扔着！我瞧賊偷光了，也沒有人管我這家當！（喊。）老張！四喜！四喜老婆！老張！

第二場 梁允達，老張（由內上。）

老張 大爺回來了，我聽見你叫我，又像喊旁人。

梁 不叫你，叫誰？冬天沒有活，你整天躲着，影子也瞧個不見！

老張 我在槽頭添料，糗子完了，尋四喜哥，不見，叫了半天四喜嫂子，也沒有答應。

梁 他們不在家，出去做什麼？

老張 我知道！四喜哥前頭走，四喜嫂子後頭攏，我知道！

梁 我說了多少回，關好車門，關好車門，大車扔在外頭，叫人家偷了，還是個不見！

老張 誰偷？在外頭攏上十年，也沒有人動。

梁 縣裏人查下來，頭一抓去！車門敞着，瞎子也摸的進來！（望着車門。）可不，鬼也撞的進來！（轉身。）狗哪？

老張 狗？做什麼？

梁 叫你們拿條鏈子。晚晌把狗鎖在車門底下，沒有一個人長着耳朵！

老張 大爺到廟會捐條鏈子回來，家裏還沒有。

梁 又得我操神，你們都是死人！四喜哪？

老張 說過他不在家。

梁 我怎麼不知道？連你也鬼頭鬼腦，不知鬼混些什麼！他女人哪？

老張 我沒有聽見。

梁 一個年輕輕媳婦家，走東說西，冬天正好在屋裏紡紡線，織織布，沒有聽說飯碗丟下，就溜到別人家去。我還沒有聽見這樣女人！

老張 倒跟男人是一對。

梁 誰叫你插嘴的？這裏有你說話的地方？還不到槽頭，給我餵牲口

去！（叫回老張。）狗哪？

老張 我沒有睇見。

梁 還不給我找狗去！回來，老張！你用條粗麻繩，把狗鎖在車門底下，就是鬼進來，也躲不過。停住，你先把車門關好，誰叫門也不開，有人找我，就說我在廟上，不，在縣裏，不，在外縣，反正出了遠門，一年半載不回來。你唧噥什麼？

老張 （不動。）你好像招了邪。

梁 你說我什麼？

老張 我說大爺像嘔了氣。

梁 （斂神。）我沒有嘔氣。（踱向石礮。）槽頭沒有糍子，料怎麼拌？

老張 只夠拌一回。半夜起來還要餵一趟，怕就不夠。

梁 秤子口袋在西房，你叫四喜老婆指給你。倒說，我還得上一趟公所。有人問，說我不在，記住不要留。聽清聲音再開門。

老張 好像夜裏真有賊來。你一定聽到什麼風聲。

梁 沒有。真的沒有。

老張 沒有也罷，反正有人倒楣。

梁 你說什麼？

老張 我說，我說，四喜哥來了。

第三場 梁允達，老張，四喜（自外上。）

四喜 (沒有看見父親。)老張，你得打救我，馬上就要玩兒命。

老張 (低聲。)輸啦？

四喜 輸了個乾淨！不說你那塊，整個賠到裏頭，另外還欠下四五塊，連起先前的賬，一總要三四十。講好了，都是老袁頭。

老張 (示意。)老頭子——

四喜 (誤解。)還用說，得從老頭子身上打干音。可是我一天沒有聽見老不死，其實聽見也白搭，手指頭向來不透縫兒。

老張 我槽頭還有事。(向內下。)

第四場 梁允達，四喜。

四喜

（回身，看見父親。）呵！爹在這裏！

梁 畜牲！對了，我在這裏，老不死在這裏，你盼我死，我死了你好荒唐，你好輸光我的家當，你好作踐我的名聲！這一家由祖宗傳到我手，看你把它糟蹋光了，你有那本事，我還沒有那臉！你想我死，我偏活給你看！只要我有口氣，你敢動一動我件傢伙！不孝的忤逆，我甯可送你上縣，公堂亂棍打死你，也不要妄想沾我一星星土！孫子你也給我抱不出一個來，我這好好一脈絕到你身上！你還有心要錢，不怪跟流星一樣，你老婆成天拋頭露面，叫人看我笑話！狗東西，不處治你一頓，你也不知道我厲害！我非……我……你怎麼啦？

四喜 我頭有點兒暈。

梁 你這孩子！（撿他坐在石礮上。）二十多歲的人，一點男子氣也沒有。（徘徊。）我就是你一個兒子，從前你爺也就是我一個。他不喜歡我，因為我現在外頭荒唐，不是我要胡來，是有人勾引。我脾氣不好，可是我經不起人勾引。我經不起。好像心裏藏好了壞事，就等外人來掀蓋。不！好像生來是柴火，一見紙枚頭就着。經不起三言兩語，就轉了方向。我做了多少壞事，連人想都想不到！那時我還有個幫手。我們沒有做過一件好事。那怕一個光白念頭，他也會將白變黑。這樣混了好幾年，我打發掉他，算來該有二十年光景。我成了好人。（沈默。）不過我忘不掉他。今天在廟會上，我就像聽見

他，二十年了，他還是那付模樣。

四喜 這人是誰，你那麼怕他？

梁 我不怕他，你也不用管是誰。說真的，我那時學壞有人勾引，可是輪到你，難道又有人領着你學壞？你也二十多了，該放明白。遲早我總有一死，死了這一家全歸你，到時候少掉一分地，你會心疼。現在你不當家，我不和你一般見識，不過我告訴你，你這樣胡鬧下去，再也不成。你欠下人家的債，你聽明白，我沒有閒錢替你墊。

四喜 (起立。)你叫我怎麼辦？我跟人家講好的，誰贏誰輸，三天以裏見賬。

梁 都是誰？他們打夥騙你！

四喜 可是我押三，偏來四，押了四，又來三，就是不騙，我也輸。
我的時運太壞。

梁 你就沒有好過。我問你，前前後後，你向老張借過多少？

四喜 也就是五六回，約摸有十來塊。

梁 他一個長工夥計，那裏來的這些錢？

四喜 我不知道。我借了錢想翻本，本沒有翻回來，借的也輸了。

梁 你這糊塗蟲！天快黑了，你好好在家，不許出去，也不許招惹閒人。你沒有聽見你女人？

四喜 喫過早飯，我就出了門。